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情史類略 第三卷 情私類

以下先私後配

張幼謙

浙東張忠父與羅仁卿鄰居，張宦族而貧，羅傭興而富。宋端平間，兩家同日生。張生子名幼謙，羅生女名惜惜。稍長，羅女寄學於張。人常戲曰：「同日生者，合為夫婦。」張子羅女，私以為然。密立券約，誓必偕老，兩家父母罔知也。年數歲，嘗私合於齋東石榴樹下，自後無間。

明年，羅女不復來學。張子雖屢至羅門，閨院深邃，終不見女。至冬，張子書詞名《一剪梅》云：

「同年同日又同窗，不似鸞鳳，誰似鸞鳳。石榴樹下事匆忙。驚散鴛鴦，拆散鴛鴦。一年不到讀書堂，教不思量，怎不思量。朝朝暮暮只燒香。有分成雙，願早成雙。」

伺其婢，連日不至。又成詩云：

「昔人一別恨悠悠，猶托梅花寄隴頭。咫尺花開君不見，有人獨自對花愁。」

一日，婢至，與之云：「齋前梅花已開，可託折梅花遞回信來。」去無報音。

明年，隨父忠父館寓越州太守齋，兩年方歸。羅女遣婢餽箋，箋中有金錢一枚，相思子一粒。張大喜，語婢，欲得一會期。且復書一詩云：

「一朝不見似三秋，真個三秋愁不愁？金錢難買尊前笑，一粒相思死不休。」

嘗擲金錢為戲，母見詰之，云得之羅女。母覺其意，遣裡嫗問婚。羅父母以其貧，不許，曰：「若會及第做官，則可。」

明年，張又隨父同越州太守候差於京。又兩年方歸，而羅女受裡富室辛氏聘矣。張大恨，作詞名《長相思》，云：

「天有神，地有神。海誓山盟字字真，如今墨尚新。過一春，又一春。不解金錢變作銀，如何忘卻人。」

遣里嫗密送與女。女言：「受聘乃父母意。但得君來會面，寧與君俱死，永不願與他人俱生也。」羅屋後牆內，有山茶數株，可以攀緣及牆。約張候於牆外，中夜令婢登牆，用竹梯置牆外以度。凡伺候三夕而失期。賦詩云：

「山茶花樹隔東風，何啻雲山萬萬重。銷金帳暖貪春夢，人在月明風露中。」

復遣裡嫗遞去。女言「三夕不寐，無間可乘」，約以今夕燈燭後為期。至期，果有竹梯在牆外，遂登牆緣樹而下。女延入室，登閣，極其纏綿。遂訂後期，以樓西明三燈為約。如至，牆外正一燈，不可候也。自後無夕不至，或一二夕，或三四夕，明三燈，則牆外亦有竹梯矣。月餘，又隨父館寓湖北帥廳。先數日，相與泣別。女遺金帛甚厚，曰：「幸未即嫁，則君北歸，尚有會期。否則，君其索我於井中，結來世姻矣。」

其年，張赴湖北，留寓試，畢，歸里，則女亦擬是冬出適。聞張歸，即遣婢訂約今夕，且書《卜算子》詞一闕云：

「幸得那人歸，怎便教來也。一日相思二日辰，直是情難捨。本是好姻緣，又怕姻緣假。若是教隨別個人，相見黃泉下。」

張如約至。女喜且怨曰：「幸有期會，奈何又向湖北，又不務早歸。從今若無夜不會，亦只兩月餘矣。當與君極歡，雖死無恨。君少年才俊，前程未可量。實不敢以世俗兒女態，邀君俱死也。」相對泣下。久之，張索筆和其《卜算子》云：

「去時不由人，歸時由人也。羅帶同心結到成，底事教拼舍。心是二分真，情沒些兒假。若道歸遲打掉篋，甘受三千下。」

自是遂無夜不至。

半月餘，為羅父母所覺，執送有司。女投井不果，令人日夕隨之。張到官，歷歷具實供答。幸憐其才，欲貸其罪，而辛氏有巨貲，必欲究竟。張母遣信報其父，父懇湖北帥，關節本郡太守。未幾，湖北帥寓試揭曉，張作《周易》魁，旗鈴就圍中報捷。辛大喜，延至公廳賀之，送歸拜母。申州請旨。邑方逮女出官，中途而返。太守得湖帥使書，而本縣申文亦至。辛氏以本縣擅釋張子，赴州陳訴。太守曉辛曰：「羅氏不廉女也。天下多美婦人，汝焉用此為？當今羅氏還爾聘財。」辛辭塞。太守令吏取辛情願休親狀，行移本縣，追理聘財。密書與宰，令為張羅，了此一段姻緣。宰具札招羅仁卿公廳相見，即賀其得佳婿，盛禮特筵，具道守意。羅歸，招張來贅。張明年登科，仕至倅。夫婦偕老焉。

生之及第做官人，不先不後，恰在圍中。文昌主婚，朱衣人作媒，一場醜事，反為美談。向使羅父母不覺，兩人者終當以情死。顛之倒之，造物真巧於簸弄哉！

晁采

大歷中，有晁采者，小字試鶯，女子中之有文者也。與母獨居，深嫺翰墨，丰姿豔體，映帶一時。有尼常出入其家，言采美麗，為天下冠，不施丹鉛，眉目如畫。嘗見其夏月著單衫子，右手攀竹枝，左手持蘭花扇，按膝上，注目水中游魚，低諷竹枝小詞，若黃鸝學囀，真神仙中人也。性愛看雲，故其室名「窺雲室」，館名「期雲館」。一日，蘭花始發，其母命賦之。采即應聲曰：「隱於谷裡，顯於澧潯。貴比於白玉，重匹於黃金。既入燕姬之夢，還鳴宋玉之琴。」其敏慧若此。少與鄰生文茂筆札周旋，每自誓言，當為伉儷。及長而散去，猶時時託侍女通慰。茂嘗春日寄以詩曰：

「曉來扶病鏡臺前，無力梳頭任髻偏。消瘦渾如江上柳，東風日月起還眠。」

又曰：

「旭日瞳瞳破曉霧，遙知妝罷下芳階。那能化作桐花鳳，一集佳人白玉釵。」

采得詩，因遣侍兒以青蓮子一枚寄茂。且曰：「吾憐子也。」茂曰：「何以不去心？」侍者曰：「正欲使君知其心苦耳。」茂持啖未竟，墜一子於盆水中。有喜鵲過，惡污其上。茂遂棄之。明早，有並蒂花開於水面，如梅英大。茂因喜曰：「吾事濟矣。」取置几頭，數日始謝，房亦漸長。剖之，各得實五枚，如所來數。茂即書其異，託侍女以報采。采持閱，大喜曰：「並蒂之諧，此其征矣。」因以朝鮮繭紙，作鯉魚函，兩面俱畫鱗甲，腹下令可以藏書。遂寄茂以詩曰：

「花箋制葉寄郎邊，的的尋魚為妾傳。並蒂已看靈鵲報，倩郎早覓買花船。」

荏苒至秋，屢通音問，而歡好無由。偶值其母有姻席之行，采即遣人報茂。茂喜極，乘月至門，遂酬夙願焉。晨起整衣，兩不忍別。采因自剪鬢髮贈茂，且曰：「好藏青鬢，早締白頭也。」茂歸，藏於枕畔。蘭香芳烈，馥馥動人。固以詩寄之曰：

「几上金猊靜不焚，匡牀愁臥對斜曛。犀流金鏡人何處，半枕蘭香空綠云。」

綢繆之後，又復無機可乘。時值杪秋，金風漸栗。采無聊之極，因遣侍兒以詩寄茂曰：

「珍簾生涼夜漏餘，夢中恍惚覺來初。魂離不得空成病，面見無由浪寄書。窗外江村鐘響絕，枕邊梧葉雨聲疏。此時最是思君處，腸斷寒猿定不如。」

茂答曰：

「忽見西風起洞房，盧家何處鬱金香？文君未奔先成渴，顛頤初逢已自傷。懷夢欲尋愁落葉，忘優將種恐飛霜。惟應吩咐青天月，共聽牀頭漏點長。」

自茲以後，間闊彌深。采抱鬱中懷，遂凋素質。母察其異，苦詢侍兒，侍兒因微露其情。母歎曰：「才子佳人，自應有此。然古多不偶，吾今當為成之。」因託斧柯，以采歸茂。

賈子《說林》云：「陳忠有女，名豐。鄰人葛勃，有美姿。豐與村中女子戲相謂曰：『得婿如葛勃，無恨矣。』自是豐與勃屢

通音問。七月七日，豐以青蓮子□枚寄勃。勃啖未竟，墜一子於盆水中。明旦開並蒂花云云，自此鄉人改雙星節為雙蓮節。」其事相類，疑《晁采傳》仿陳豐而作者。憐子苦心，亦借漢女子舒襟私於元群事。

范蠡

西施，越之美女，家於華蘿村西，故曰西施。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。今嘉興縣南有女兒亭。《吳越春秋》云：「越王以吳夫差淫而好色，乃令范蠡取西施以獻之。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，三年始達於吳。遂生一子。至此亭，其子一歲，能言。因名『女兒亭』。」《越絕書》云：「吳亡後，西施復歸范蠡，因泛五湖而去。西施山下有浣紗石。」

越王得華蘿山鬻薪之女，曰西施、鄭旦。飾以囉穀，教以容步，習於土城，臨於都巷，三年學服而獻於吳。所謂「三年始達於吳」者，疑即此學服之三年耳。若在路復三年，則六年矣，施齒不稍長乎！且吳越鄰壤密邇，其貢書必有歲月，遷延三歲，使人烏得無罪，吳王亦安得無言也！又別志：越既滅吳，乃沉西施於江，以報鴟夷。而世俗盛傳扁舟五湖之事。

賈午

賈午，太尉充少女。韓壽，字得真，南陽堵陽人，魏司徒暨曾孫，美姿貌，善容止。賈充辟為司空掾。充每燕賓客，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，見壽而悅焉。問於左右：「識此人否？」有一婢說壽姓字，云是故主人。女大感想，發於寤寐。婢後往壽家，具說女意，並言其女光麗豔逸，端美絕倫。壽聞而心動，便令為通慙慙。婢以白女，女遂潛倚音好，厚相贈結，呼壽夕入。壽勁捷過人，逾垣而至。家中莫知，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。時西域有貢奇香，一著人，則經月不歇。帝甚賞之，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。其女密盜以遺壽。充僚屬與壽燕處，聞其芬馥，稱之於充。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。而其門閤嚴峻，不知所由得入。乃夜中伴驚有盜，因使循牆以觀其變。左右白曰：「無餘異，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。」充乃考問女之左右，共以狀對。充秘之，遂以女妻壽。壽官至散騎常侍、河南尹。

充女已及笄矣。克既才壽而辟之舍，壽將誰媾乎？亦何俟其女自擇也。雖然，賈午既勝南風（充長女，即賈后。），韓壽亦強正度（晉惠帝字也。）。使充擇媾，不如女自擇耳。

江情

福州守吳君者，江右人。有女未笄，甚敏慧，玉色穠麗。父母鐘愛，攜以自隨。秩滿還朝，候風於淮安之版閘。鄰舟有太原江商，亦攜一子名情，生□六年矣。雅態可繪，敏辨無雙。其讀書處，正與女窗相對。女數從隙中窺之，情亦流盼，而無緣致意。偶侍婢有濯錦船舷者，情贈以果餌，問：「小娘子許適誰氏？」婢曰：「未也。」情曰：「讀書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情乃書難字一紙，託云：「偶不識此，為我求教。」女郎得之微哂，一一細注其下，且曰：「豈有秀才而不識字者！」婢還以告。情知其可動，為詩以達之曰：

「空腹清吟託裊煙，樊姬春思描紅船。相逢何必藍橋路，休負滄波好月天。」

女得詩，慍曰：「暫爾萍水，那得便以豔句撩人。」欲白父答其婢，婢再三懇，乃笑曰：「吾為詩罵之。」乃緘小碧箋以酬曰：

「自是芳情不戀春，春光何事慘閨人。淮流清浸天邊月，比似郎心向我親。」

生得詩大喜，即令婢返命，期以今宵啟窗度候。女微哂曰：「我閨幃幼怯，何緣輕出，郎君豈無足者耶？」生解其意，候人定，躡足登其舟。女憑闌待月，見生躍然，攜肘入舟，喜極不能言。惟嫌解衣之遲而已。既而體慵神蕩，各有南柯之適。風便月明，以舟解纜，東西殊途，頃刻百里。江翁晨起，覓其子不得。以為必登困墜死淮流。返舟求屍，茫如捕影，但臨淵號慟而去。

天明，情披衣欲出，已失父舟所在。女惶邊無計，藏之船旁榻下。日則分餉羹食，夜則出就枕席。如此三日，生耽於美色，殊不念父母之離邈也。其嫂怪小姑不出，又饌兼兩人，伺夜窺視，見姑與小男子切切私語。白其母，母恚不信，身潛往視，果然。以告吳君。吳君搜其艙，得情榻下。拽其髮以出，怒目齟齬，礪刃其頸，欲下者數四。情忽仰首求哀，容態動人。吳君停刃叱曰：「爾為何人？何以至此？」生具述姓名，且曰：「家本晉人，閨閣亦不薄。昨者猖狂，實亦賢女所招。罪俱合死，不敢逃命。」吳君熟視久之，曰：「吾女已為爾所污，義無更適之理。爾宜為吾婿，吾為爾婚。」情拜泣幸甚。吳君乃命情潛足掛舵上，呼人求援，若遭溺而倖免者，庶不為舟人所覺。生如戒。吳君令篙者掖之。伴曰：「此吾友人子也。」易其衣冠，撫字如子。

抵濟州，假巨室華居，召儻相，大講合婚之儀。舟人悉與宴，了不知其所由。既自京師返旆，延名士以訓之，學業大進。又遣使詣太原，訪求其父。父喜，齎珍品至楚，留宴累月乃別。情□三領鄉薦，明年登進士第。與女歸拜翁姑，會親里，攜家之官。初為南京禮部主事，後至某郡太守，膺羣翟之封。有子凡若干人，遐邇傳播，以為奇遇云。小說曰《綵舟記》。

若是一偷而去，各自開船，太平無話，二人良緣終阻，行止俱虧。風便舟開，天所以成美事也。

薛氏二芳

吳郡富室有姓薛者，至正初，家於閩門外，以鬻米為業。二女蘭英、蕙英，皆敏秀能詩。父遂於宅後建樓居之，名曰「蘭蕙聯芳樓」。適承天寺僧善水墨，乃以粉灰四壁，邀請繪蘭蕙於上。登之者，藹然如入春風之室。二女日夕其間，吟詠不輟。有詩數百首，號《聯芳集》。好事者往往傳誦。時會稽楊鐵崖制《西湖竹枝曲》，和者百餘家，鏤板書肆。二女見之笑曰：「西湖有竹枝曲，東吳獨無竹枝曲乎！」乃效其體，作《蘇臺竹枝詞》□章，曰：

姑蘇臺上月團圓，姑蘇臺下水潺潺。月落西邊有時出，水流東去幾時還。
館娃宮中麋鹿游，西施去泛五湖舟。香魂玉骨歸何處？不及真娘葬虎丘。
虎丘山上塔層層，靜夜分明見佛燈。約伴燒香寺中去，自將釵釧施山僧。
門泊東吳萬里船，烏啼月落水如煙。寒山寺裡鐘聲早，漁火江楓惱客眠。
洞庭餘柑三寸黃，笠澤銀魚一尺長。東南佳味人知少，玉食無由進上方。
荻芽抽筍棟花開，不見河豚石首來。早起腥風滿城市，郎從海口販鮮回。
楊柳青青楊柳黃，青黃變色過年光。妾似柳絲易憔悴，郎如柳絮太顛狂。
翡翠雙飛不待呼，鴛鴦並宿幾曾孤。生憎寶帶橋頭水，半入吳江半太湖。
一綯鳳髻綠如雲，八字牙梳白似銀。斜倚朱門翹首立，往來多少斷腸人。
百尺高樓倚碧天，闌干曲曲畫屏連。奴家自有蘇臺曲，不去西湖唱采蓮。」

鐵崖見其稿，手題二詩於後，曰：

「錦江只見薛濤箋，吳郡今傳蘭蕙篇。文采風流知有日，連珠合璧照華筵。

難弟難兄並有名，英英端不讓瓊瓊。好將筆底春風句，譜作瑤箏弦上聲。」

自是名播遠邇，咸以為班姬、蔡女復出，易安、淑真而下，不足論也。其樓下瞰官河，舟楫皆經過焉。

崑山有鄭生者，亦甲族，其父與薛素厚。生興販抵郡，至此，日泊舟於樓下，依薛為主。薛以其通家子弟，往來無間也。生青年韶秀，性復溫和。夏月於船頭澡浴，二女在窗隙窺見櫻生之具，乃以荔枝一雙投下。生雖會其意，然仰視飛甍峻宇，縹緲霄漢，自非身具羽翼，莫能至也。既而更深漏靜，月墮河傾，萬籟俱寂。生企立船舷，若有所俟。忽聞樓窗啞然有聲，顧盼頃刻，則二女以鞦韆絨索，垂一竹兜墜於其前。生乃乘之而上。既見，喜極不能言，相攜寢室，盡纏綿之意焉。蘭口占詩與生曰：

「玉砌雕闌花兩枝，相逢恰是未開時。嬌姿未慣風和雨，吩咐東君好護持。」

蕙亦吟云：

「寶篆香銷燭影低，枕屏搖動鎖帷垂。風流好似魚游水，才過東來又向西。」

生至曉乘之而下。自是無夕不會。二女吟詠頗多，不能盡記。生恥無以答。一夕，見女書匣內有刻溪玉葉箋，遂濡毫題一詩於上曰：

「誤入蓬萊頂上來，芙蓉芍藥兩邊開。此身得似偷香蝶，遊戲花叢日幾回。」

二女得詩喜甚，藏之篋笥。一夕，中夜之後，生忽恨然曰：「我本羈旅江河，託跡門下。今日之事，尊人罔知。一日事跡彰聞，恩情間阻，則樂昌之鏡，或恐從此而分；延平之劍，不知何時再合也。」因哽咽泣下。二女曰：「妾久處閨闈，粗通經史，非不知鑽穴之可醜，韞櫝之可佳也。然而秋月春花，每傷虛度，雲情水性，失於自持。曩者偷窺宋玉之容，自獻卞和之璧。感君不棄，特賜俯從。雖六禮未行，諒一言已定。方欲永同歡愛，奈何遽生阻疑。妾雖女子，計之審矣。他日機事彰聞，親庭譴責。若從妾所請，則終奉箕帚於君家；如不遂所圖，則求我於黃泉之下，必不再登他門也。」生聞此言，不勝感激。未幾，生之父以書召生還家。女之父見其盤桓不去，亦頗疑之。一日登樓，於篋中得生所為詩，大駭。然事已至此，無可奈何。顧生年少標緻，門戶亦正相敵，乃以書抵生之父，喻其意。生父如其所請，仍命媒氏通二姓之好，問名納采，贅以為婚。生年二〇有二，長女年二〇，幼女年〇八矣。《剪燈新話》有《聯芳樓記》。

《西廂記》鄭郎忒薄福，《聯芳樓記》鄭郎忒造化。

梁意娘

五季周時，瀟湖梁公女名意娘，與李生有姑表親。李往來甚熟。因中秋玩月，與意娘潛通，戀戀不去。久之事露，舅怒逐之，由是阻隔三霜。時遇秋日，意娘寄歌曰：

「花花葉葉落紛紛，終日思君不見君。腸欲斷兮腸欲斷，淚珠痕上更添痕。我有一寸心，無人共我說。願風吹散雲，訴與天邊月。攜琴上高樓，樓高月華滿。相思彈未終，淚滴琴弦斷。人道湘江深，未抵相思半。江深終有底，相思無邊岸。君在湘江頭，妾在湘江尾。相思不相見，同飲湘江水。夢魂飛不到，所欠惟一死。人我相思門，知我相思苦。長相思兮長相思，短相思兮無盡極。早知如此掛人心，悔不當初莫相識。」

李生得歌悲咽。因託人進公曰：「令愛才華，賢甥文藻，天生佳偶，幸未議婚，公不若妻之，以塞外議。」公乃許焉。

章文煥

天歷己巳，建康富人竇時雍，有女及笄，名羞花，貌美，尤長於詩。溧水士人章文煥，少年聰俊，與竇為中表親。自幼每過竇家，時雍甚愛重之。嘗戲指女曰：「長必以妹配汝。」生、女亦覺留意。生私為詩聘曰：

「春風連理兩枝梅，曾向羅浮夢裡來。吩咐東君好調護，英教倚傍別人開。」

羞花踵韻曰：

「庚嶺清香一樹梅，凌寒不許蝶蜂來。料應一點春消息，留向孤山處士開。」

自是情好甚殷，或對酌燈下，或吟詠花前。時雍不之禁也。

一日，會於迎暉軒下，相與象戲。文煥吟曰：「紛紛車馬渡河津，黑白分明目下真。」羞花續曰：「莫使機關爭勝負，兩家人是一家人。」生、女大笑。又鋪紫氍毹於中庭，攤牌較勝。文煥笑曰：「但要合著油瓶蓋。」羞花笑曰：「只恐貪花不滿三〇耳。」文煥興發求歡，羞花變色曰：「既為正配，豈效淫奔！」文煥跪而言曰：「人心翻覆，勢若波瀾。倘事在必諧，先之何害；萬一有變，如爾我相愛何？」羞花嘿然，遂任其意。文煥低吟曰：

「鸞鳳相交顛倒顛，武陵春色會神仙。輕回杏臉金釵墜，淺蹙蛾眉雲鬢偏。」

羞花續曰：

「衣惹粉花香雪散，帕沾桃浪嫩紅鮮。迎暉軒下情無限，絕勝人間一洞天。」

羞花脫臂上金釧一雙與生，曰：「此釧即主盟也。」文煥拜受。未幾，時雍覺之，召生謂曰：「汝宜速回倩媒求聘也。」文煥拜謝將行，羞花私貽餽贖，且叮嚀早來，飲泣而別。文煥回見父母，備陳其情。父母悅從，卜日下禮。羞花因念生之故，尋命家人致緘。文煥啟視，乃集古絕句〇首。今存其四，云：

「繡戶紗窗北裡深，燈昏香灺擁寒衾。故國書動經年別，滿地月明何處砧！

嗟君此別意何如？閒看江雲思有餘。愁傍翠娥分八字，酒醒孤枕雁來初。

風帶潮聲枕簟涼，江流曲似九迴腸。朱門深閉煙霞暮，一點殘燈伴夜長。

寒窗燈盡月斜輝，桃李陰陰柳絮飛。春色惱人眠不得，高樓獨上思依依。」

文煥得詩，隨即擇期入贅。合巹之夕，時雍欲試生才，使口占催妝詩。生吟二絕云：

「紅搖花燭二更過，妝就風流體態多。織女莫教郎耐久，速乘鶴駕渡銀河。

笙歌鼎沸滿華堂，深院佳人尚晏妝。懶得早乘雲駟降，張郎久待杜蘭香。」

生、女唱和甚多，好事者輯之，號《金釧集》。

紫竹

大觀中，有紫竹者，工詞，善於調謔，恒謂天下無其偶。一日，手李後主集，其父玄伯問曰：「後主詞中，何處最佳？」答曰：「問君能有幾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」耳。」玄伯嘿然。有秀才方喬，樂至人也。偶與紫竹野遇，後不復睹。晝夜思之，中心鬱結。每入闌闌，見賣美人圖者，輒取視，冀其有相似者。或狹邪妓館，無不留意。用計萬端，竟無其人。終日悲慕，幾成痼疾。有寄情詩曰：

「眉如遠岫首如螭，但得相思不得親。若使畫工無軟障，何妨百日喚真真。」

一日，遇道士持一錦囊，內有古鏡。謂喬曰：「子之用心，誠通神明。吾有此純陽古鏡，藏之久矣，今以奉贈。此鏡一觸至陰之氣，留影不散。子之所遇少女，至陰獨鐘，試使人照之，即得其貌矣。然後令畫工圖之。」又戒喬不可照日，一照即飛入日宮，散為陽氣矣。鏡背有篆書云：「火府百鍊純陽寶鏡。」喬遂以白玉盤螭匣盛之，囑嫗往售。紫竹顧鏡，影遂留焉。怪以問嫗。嫗云：「此鏡得之方生，宜還詢之。」生為解說，因以鏡獻，使嫗致致狂慕之意，遂得以詩詞往來，互致欣慕。

長夏，喬讀書於種梅館，懷思紫竹，至於忘食。忽紫竹遺以書，其大略云：「泣珠成淚，久比鮫人，流火為期，聊同織女。春風駕帳裡，不妨雁語驚寒；暮雨雀屏中，一任雞聲唱曉。」喬所答詞，亦多綺麗。東尾附以《玉樓春》詞曰：

「綠陰撲地鶯聲近，柳絮如綿煙草瀨。雙鬢玉面碧窗人，一紙銀鈎春鳥信。佳期遠卜清秋夜，梧樹梢頭明月掛。天公若解此情深，今歲何須三月夏。」

紫竹復寄《卜算子》詞曰：

「繡閣鎖重門，攜手終非易。牆外憑他花影搖，那得疑郎至。合眼想郎君，別久難相似。昨夜如何為枕邊，夢見分明是。」

遂約於望雲門暫會。及期，紫竹先至，徘徊牆下，久之寂然。俄聞人語，遂歸繡闥，作《踏莎行》詞紀恨云：

「醉柳迷鶯，懶風草草，約郎暫會閒門道。粉牆陰下待郎來，蘇痕印得鞋痕小。

玉漏方催，月光漸小，望郎不到心如搗。避人歸倚小圍屏，斷魂還向牆陰繞。」

喬至無所遇，憾而去。反以尺牘責其失約。紫竹戲為《菩薩蠻》詞解之曰：

「約郎共會西廂下，嬌羞竟負從前話。不道一睽違，佳期難再期。郎君知我愧，故把書相詆。寄語不赴期，見時須打伊。」

喬復為詞，戲答云：

「秋風只疑同衾枕，春歸依舊成孤寢。爽約不思量，翻言要打郎。鴛鴦如共耍，玉手何辭打。若再負佳期，還應我打伊。」

紫竹遂設誓於書。喬答以《踏莎行》云：

「筆銳金針，墨濃螺黛，盟言寫就囊兒袋。玉屏一縷獸爐煙，蘭房深處深深拜。芳意無窮，花箋難載，簾前細祝風吹帶。兩情願得似提邊，一江綠水年年。」

後因復尋舊約，遂得諧繾綣之私。自此兩情相得益甚。

蹉跎時景，忽復青陽。其父稍有所聞，遂召喬以紫竹妻焉。紫竹詞甚多，不能畢錄。猶記一詞云：

「晨鶯不住啼，故喚愁人起。無力曉妝慵，閒弄荷錢水。欲呼女伴來，鬥草花陰裡。嬌極不成狂，更向屏山倚。」

寶鏡的是異物，作傳者不著下落，何也？

莫舉人

廣西莫舉人，會試過江都。一宦家有女及笄，往神廟燒香，莫隨行至廟。女盥手上香，婢進帨。莫因就水盥手，以所衣盛服拭之。女目婢以帨授莫。莫以為奇遇，候婢出，出袖中金致謝。女怒，令反其金。莫曰：「我欲爾為謝娘子，此何足計！」婢復於女。女恐人知，命諭莫速去，毋招人議。莫曰：「我欲一見娘子。不然，雖死不去。」女無奈，取一簪一帕，令婢持謝莫曰：「感相公美意。然禮不可見。以此奉答，望絕念，即去。」莫曰：「娘子以此見與，是期我相見也。」女聞，悔之，業已與矣。躊躇良久，乃曰：「某日家中備醮事，黃昏時，門外送神，我於門，首一見，可也。餘則不可。」婢復告莫，莫喜。至某日晚，女果出見，一揖後，女即轉身入內。莫乘間，驀隨其後。女至閣中，將晚，促之出。莫曰：「我既入，則不可出矣。我功名之念亦休矣。爾以簪帕約我來，倘不得相從，有死而已。」抽襪中佩刀欲自刎。女驚，姑留莫，因託疾坐閣中。計事必終露，乃攜婢宵遁。宦家失女，大駭。因女已許聘一宦家，至是懼事泄成訟。適家有病婢，遂毒死，詐稱女死，殯葬如禮。莫攜女歸，生二子。後數年，登進士，授江都鄰縣尹，攜妻之任。因謁女父。既久，成厚契。莫迎女父至衙，設宴，酒至夜，呼妻子出拜，前婢亦在。父愕然曰：「爾乃在此乎！此女之不肖，非婿罪也。但前失女時，恐婿家知，已託言病死。自今宜謹密。我亦不敢頻往來。任滿別遷，我自來會。」遂別去。莫後官至方面。二子俱登仕籍。

書生以衣拭手，何與女子事？目婢授帨，未免有情；簪帕之酬，更貽口實。門首一見，出於何名？女五內固已耿耿不能忘生矣，特嫩臉不似老作家手段耳。得此無賴書生，步步撒潑，終諧魚水。令生已有妻，妻又妒婦，此女作何下落？危哉，危哉！何不思之？

王生

崇寧中，有王生者，貴家之子也，隨計至部下。當薄暮，被酒，至延秋坊。過一小宅，有女子甚美，獨立於門，徘徊徙倚，若有所待。生方注目，忽有繡騎呵衛而來，下馬於此宅。女子亦避去。匆匆遂行，初不暇問其何姓氏也。抵夜歸，復過其門，則寂然無人聲。循牆而東數百步，有隙地丈餘，蓋其宅後也。忽自內擲一瓦出，拾視之，有字云：「夜於此相候。」生以牆上剝粉戲書瓦背云：「三更後宜出也。」復擲人焉。因稍退百餘步，伺之。少頃，一男子至，周視地上，無所見，微歎而去。既而三鼓，月高霧合，生亦倦睡欲歸矣。忽牆門軋然而開，一女子先出，一老嫗負筥從後。生遽就之，乃適所見立門首者。熟視生，愕然曰：「非也。」回顧嫗，嫗亦曰：「非也。」將復入，生劫之曰：「汝為女子，而夜與人期至此。我執汝詣官，醜聲一出，辱汝門戶。我邂逅遇汝，亦有前緣，不若從我去。」女泣而從之。生攜歸逆旅，匿小樓中。女自言曹氏，父早喪，獨有己一女，母鍾愛之，為擇所歸。女素悅姑之子某，欲嫁之，使乳嫗達意於母。母意以某無官，弗從，遂私約相奔。墻下微歎而去者，當是也。生既南宮不利，遷延數月，無歸意。其父使人詢之，頗知有女子偕處。大怒，促生歸，扃之別室。女所齎甚厚，大半為生費，所餘與嫗坐食垂盡。使人訪其母，則以亡女故，抑鬱而死久矣。女不得已，與嫗謀下汴，訪生所在。時生侍父官閩中。女至廣陵，資盡不能進，遂隸樂籍，易姓名為蘇媛。生游四方，亦不知女安否。數年，自浙中召赴闕，過廣陵，女以娼侍宴識生。生亦訝其似女，屢目之。酒半，女奉觴勸，不覺兩淚墜酒中。生凄然曰：「汝何以至此？」女以本末告，淚隨語零。生亦愧歎流涕。不終席，辭疾而起。密召女，納為側室。其後生子，仕至尚書郎，曆數郡。

張住住

張住住者，南曲。所居卑陋，有二女兒不振，是以門甚寂寞，為小鋪，席貨草剝董果之類。住住，其母之腹女也，少而敏慧，能辨音律。鄰有龐佛奴，與之同歲，亦聰警，甚相悅慕，年六七歲，隨師於眾學中，歸則轉教住住，私有結髮之契。及住住將笄，其家拘管甚切，佛奴稀得見之，又力窘不能致聘。

俄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，欲僱聘住住，蓋求其元，已納薄幣，約其歲三月五日。及月初，音耗不通，兩相疑恨。佛奴因寒食爭毬，故逼其窗以伺之，忽聞住住曰：「徐州子，看看日中也。」佛奴，龐助同姓，傭書徐邸，因私呼佛奴為徐州子。日中，蓋五日也。佛奴甚喜，因求。住住云：「上巳日我家踏青去，我當以疾辭彼，即自為計也。」佛奴因求其鄰未嫗為之地，嫗許之。

是日，舉家踏青去，而嫗獨留，住住亦留。住住乃鍵其門，伺於東牆。聞佛奴語聲，遂梯而過。佛奴盛備酒饌，亦延宋嫗。因為幔寢所，以遂平生。既而，謂佛奴曰：「子既不能見聘，今日後時矣，隨子而奔，兩非其便。千秋之誓，可徐圖之。五日之言，其何如也？」佛奴曰：「此我不能也，但願保之他日。」住住又曰：「小鳳亦非娶我也，其旨可知也。我不負子矣，而子其可便負我家而辱之乎？子必為我之計。」佛奴許之。曲中素有畜鬥雞者，佛奴常與之狎。至五日，因髡其冠，取丹物托宋嫗致於住住。既而小鳳以為獲元，甚喜，又獻三緡於張氏，遂往來不絕。復貪住住之明慧，因欲嘉禮納之。時小鳳為平康富家，車服甚盛。佛奴備於徐邸，不能給食，母兄喻之，鄰里譏之。住住終不捨佛奴，指階井曰：「若逼我不已，『骨董』一聲即了矣。」

平康里中，素多輕薄小兒，遇事輒唱：「住住誑小鳳也。」鄰里或知之。俄而，復值北曲王團兒假女小福，為鄭九郎主之，而私於曲中盛六子者，及誕一子，榮陽撫之甚厚。曲中唱曰：「張公吃酒李公顛，盛六生兒鄭九憐。舍下雄雞傷一德，南頭小鳳納三千。」久之，小鳳因訪住住，微聞其唱，疑而未察。其與住住昵者，詰旦告以街中之辭曰：「是日前佛奴雄雞，因避鬥飛上屋傷足。前曲小鐵爐田小福者，賣馬街頭，遇佛奴父，以為小福所傷，遂毆之。」住住素有口辯，因撫掌曰：「是何龐漢，打他賣馬街頭田小福？街頭唱：『舍下雄雞失一足，街頭小福拉三拳。』且雄雞失德，是何謂也？」小鳳既不審且不喻，遂無以對。住住因大哈，遞呼家人，隨弄小鳳，甚不自足。住住因呼宋嫗，使以前言告佛奴。

奴視雞足且良，遂以生絲纏其雞足，置街中，召群小兒共變其唱住住之言。小鳳復以住住家噪弄不已，遂出街中以避之。及見雞跛，又聞改唱，深恨向來誤聽。乃益市酒肉，復之張舍。

一夕，宴語甚歡，至旦將歸，街中又唱曰：「莫將龐大作叢（音翹。）團，龐大皮中的不乾。不怕鳳凰當額打，更將雞腳用筋纏。」小鳳聞此唱，不復詣住住。

佛奴初傭徐邸，邸將甚憐之，為致職名，竟裨邸將，終以禮聘住住，將連大第。而小鳳家事日蹙，復不侔矣。

住住不但有志氣，亦有眼力。使惟富家兒是適，作何結果！

潘用中

嘉熙丁酉，福建潘用中，隨父候差於京邸。潘喜笛，每父出，必於邸樓憑欄吹之。隔牆一樓，相距二丈許，畫欄綺窗，朱簾翠幕。一女子聞笛聲，垂簾窺望。久之，或揭簾露半面。潘問主人，知為黃府女孫也。若是月餘，潘與太學彭上舍聯輿出郊，值黃府數轎，乘春遊歸，路窄，過時相挨。其第五轎，乃其女孫也。轎窗皆半推，四目相視，不遠尺餘。潘神思飛揚，若有所失。作詩云：

「誰教窄路恰相逢，脈脈靈犀一點通。最恨無情芳草路，匿蘭含蕙各西東。」

暮歸吹笛。時月明，見女捲簾憑欄，潘大誦前詩數過。適父歸，遂寢。黃府館宴曠仲舉，建寧人也。潘明往訪，邀歸邸樓，縱

飲橫笛，見女復垂簾，因曰：「對望誰家樓也？」晏曰：「即吾館寓。所窺主人女孫，幼從吾父學，聰明俊爽，且工詩詞。」潘愈動念。晏去，女復揭簾半露。潘醉狂，取胡桃擲去。女用帕子裹桃，復擲來。帕子上有詩云：

「闌干閒倚日偏長，短笛無情苦斷腸。安得身輕如燕子，隨風容易到君旁。」

潘亦用帕子題詩，裹胡桃復擲去，云：

「一曲臨風值萬金，奈何難買玉人心。君如解得相如意，比似金徽更恨深。」

女子復以帕子題詩，裹胡桃擲來。擲不及樓，墜於簷下。潘急下樓取之，為店婦所拾矣。潘以情告，懇求得之。帕上詩云：

「自從聞笛苦匆匆，魄散魂飛似夢中。最恨粉牆高幾許，蓬萊弱水隔千重。」

遂令店婦往道慙慙。女厚遺婦，至囑勿泄。且曰：「若諧，酬更不薄。」

未幾，潘父遷去與鄉人同邸。潘忽忽不樂，厭厭成疾。父為問藥，凡更數醫，展轉兩月不癒。一日，語彭上舍曰：「吾其殆哉，吾病非藥石所能愈。」乃告以故，曰：「即某日交遊所遇者也。」彭告之父，父憂之。既而店婦訪至潘寓，曰：「自官人遷後，女病垂死。母於枕中得帕子，究明知其故。今願以女適君，何如？」潘不敢諾。未幾，晏仲舉至，具道父母真意。適彭亦至，遂語潘父，竟諧伉儷，奩具巨萬焉。前詩喧傳都下，達於禁中，理宗以為奇遇。時潘與黃皆年六也。

劉堯舉

劉堯舉，字唐卿，舒州人也。淳熙末，父觀官平江許浦，堯舉從之行。是年，當秋薦，遂僦舟就試嘉禾。及抵中流，見執楫者一美少艾，年可二八。雖荊布淡妝而姿態過人，真若「海棠一枝斜映水」也。唐卿心動，因竊訪之，知為舟人子。乃歎曰：「有是哉，明珠出此老蚌耶！」唐卿始礙其父，不敢頻囑。留連將午，情莫能已。駕言舟夫行遲，促其父助繹。父去，試以眼撥之，少艾或羞或慍，絕不相怯。及唐卿他顧，則又睨觀流情，欲言還笑。唐卿見其心眼相關，神魂益蕩。乃出袖中羅帕，繫以胡桃，其中縮同心結，投至女前。女執楫自如，若不知者。唐卿慌愧，恐為父覺，頻以眼示意，欲令收取，女又不為動。及父收繹登舟，將下艙，而唐卿益躁急無措，女方以鞋尖勾掩裙下，徐徐拾納袖中，父不覺也。且掩面笑曰：「膽大者，亦踧踖如此耶！」唐卿方定色，然亦陰德之矣。越明，復以計使父去。因得通問曰：「以子國色，兼擅巧能，宜獲佳偶。但文鵠彩鳳，誤墜雞棲，誠令人不能無慨。」女曰：「君言差矣。紅顏薄命，豈獨妾哉，而敢生尤怨！」唐卿益為歎服。自是，兩情雖洽，然終礙父咫尺不能近體。及抵秀州，唐卿引試畢，出院甚早。時舟人市易未還，遂使女移舟他處，因私懇曰：「僕年方壯，秦晉未諧。倘不見鄙，當與子締百年之好。」女曰：「陋質貧姿，得配君子，固所願也。第枯藤野蔓，難托喬松。妾不敢叨，君請自重。」唐卿負其肩曰：「噫！是何足較。兩日來被子亂吾方寸久矣，恨不得一快豪情。今天與其便，而子復拒執如此，望永絕矣。英雄當激而死，何惜此生。即當碎首于前，以報隱帕之德。」言畢，踴躍投身於河。女急牽其衣裾曰：「姑且止，當自有說。」唐卿回顧曰：「子真憐我乎？」遂攜抱枕席間，得諧私願。女起自飾其髻，且為生整衣曰：「辱君俯受，冒恥仰承，一瞬之情，義堅金石。幸無使刺蕊殘葩，空付餘香於游水也。」唐卿答曰：「苟得寸進，敢負心盟，必當貯子金屋。」兩相笑狎而罷。是夕，唐卿父母夢二黃衣人突報曰：「天門才放榜，郎君已首薦。」忽一人掣去，云：「劉堯舉近作欺心事，宜殿一舉。」父母驚覺。及揭示，果見黜落。少艾以為失望，怏怏淚下，唐卿撫慰，久之方已。及歸謁父母，詰質以夢。唐卿匿不敢言。至次舉，復領舒州首薦。唐卿感女夙約，遍令求訪，竟莫能得。蓋或流泛他所，而唐卿遂及第。

同一胡桃也，潘用中屢擲而不效，劉堯舉一擲而即諧。然不諧者，卒為夫婦，而捷效者如浮萍斷梗之不可復問。既損陰功，徒增感念，亦何輕此一擲為哉！

唐卿挑一未字之舟女，且與期婚，未為薄行之甚也，而冥中遂奪一舉。莫生以老臉撒潑，強奪人婦，而功名反無梗，何耶？豈此女合為夫人，特令醜始而令終與？然天道亦僭賞矣。

以下私而未及配者

姚月華

姚氏女月華，少失母。忽夢月輪墜於妝臺，覺而大悟，不習而能。生未嘗讀書，自此搦管成篇，詞意雙妙。時隨父寓於揚子江。端午，江上有龍舟之戲，月華出看。近舟有書生楊達，見其素腕裹簾，結五色絲於跳脫，鬢髮如漆，玉鳳斜簪，巧笑美盼，容色豔冶。達神魂飛蕩，因製曲序其邂逅，各曰《泛龍舟》。一日，月華見達《昭君怨》詩，愛其「匣中縱有菱花鏡，羞向單于照舊顏」句，情不能已，遂私命侍兒乞其舊稿，楊出於非望，立綴豔體詩以致其情。自後遂各以尺牘往來。月華每得達書，有密語，皆伏讀數過，燒灰入醇醪飲之，謂之「款中款」。

一日，達飲於姚氏，酒酣假寢。月華私命侍兒送合歡竹鈿枕、溫涼草文席，皆其香閣中物也。達雖心蕩，亦無可奈何，悵然而歸。次日，達奏箋，送「不律隄糜」致謝。二女侍在側，問曰：「不律隄糜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楚謂之『聿』，吳謂之『不律』，燕謂之『弗』，皆筆名也。漢人有墨，名曰『隄糜』。」月華巧於丹青，然以自娛，人不可得而見。是日，適畫《芙蓉四鳥圖》成，遂以答贈。達見其約略濃淡，生態逼真，愛玩不釋。覓銀光紙裁書謝之。月華復以灑海刺二尺贈達曰：「為郎作履，凡履霜雪，則應履而解。乃西蕃物也。」又貽詩曰：

「金刀剪紫絨，與郎作輕履。願化雙仙覺，飛來入閣裡。」

蓋達與月華雖文翰相通，而終未一睹。至是見詩，心醉若狂，乃賂女侍而得一會焉。自是往來無間。凡久會，謂之「大會」，暫會，謂之「小會」。又，大會謂之「鸚鵡會」，小會謂之「白鷗會」。歡恰正濃，忽其父有江右之遷，已買舟於水畔。彼此倉皇，無計可緩，遂怏怏而別。月華思念為之減食。乃效徐淑體，綴成一詞，以寄達曰：

「妾生兮不辰，盛年兮逢屯。寒暑兮心結，夙夜兮眉顰。循環兮不息，如彼兮車輪。車輪兮可歇，妾心兮焉伸。雜沓兮無緒，如彼兮絲棼。絲棼兮可理，妾心兮焉分。空閨兮岑寂，妝閣兮生塵。萱草兮徒樹，茲優兮豈泯。幸逢兮君子，許結兮慙慙。分香兮剪髮，贈玉兮共珍。指天兮結誓，願為兮一身。所遭兮多舛，玉體兮難親。損餐兮減寢，帶緩兮羅裙。菱鑿兮慵啟，博爐兮焉薰。整襪兮欲舉，塞路兮荊榛。逢人兮欲語，韜匣兮頑囂。煩冤兮憑胸，何時兮可論。願君兮見察，安死兮何瞋。」

達讀之，嗚咽不勝。後達復至其舊院，惟見雙燕交飛，落英滿地而已。曾整裝向江右蹤跡之，而竟不可得。每為友道及，輒嗚嗚泣下云。

扇肆女

福建林生，弱冠。市有孫翁造白扇，一女嘗居肆中。林生心慕其美，日往買扇。女疑之，乘間問生曰：「買此何為？」生告以思念之故，冀時睹芳容耳。女見生青年美質，且憐其意，遣以香囊、汗巾並銀簪一枝，約某夕會於後門。生大喜，數日以待。至期往候，久不出。生積思固已成疾，又大風寒甚，欲歸不捨。夜半女出，生不暇自顧，勉強交歡，遂死。女頻呼不應，恐為家人所覺，扶生牆下，掩門而入。明日，鄰人見生死，馳報林翁。翁罔知其由，因葬之。女會生，即成胎。母密詢之，知不可諱，以實告。母言於翁，翁怒欲殺女。母曰：「爾富而無子，止此女，今幸孕，倘為一子，亦吾嫡甥也。」翁然之，懼人知，乃棄業，移居他所。未幾，女生子長數歲矣。偶適市，過林翁門，林夫婦見之曰：「此何人子？酷似亡兒。」相與揮泣。遂攜兒至家，與之果。兒歸告母，母告其父。使訪其亡子姓名，且有遺物否。孫翁攜兒往，林翁延之，各言子之姓名、年貌，其時死於孫翁後門。孫問林子所遺物，林翁曰：「吾兒有書館，自歿至今不忍開。」因至館啟鎖，塵壙堆積。臥房一箱中，有白扇、汗巾及銀簪。孫念扇皆己家物，香囊又類其女手制。遂並求三物，歸以示女。女泣曰：「此皆前贈林者，此子果林子也。」孫翁走告林，林大喜，以為自天

降。乃二姓合居，共教其子，登科甲，為顯宦。此林同榜進士傳其事。

阮華

淳熙中，有阮生名華，美姿容，賦性溫茂，尤善絲竹，時以三郎稱之。上元夜，因會其同游，擊筑飛觴，呼盧博勝，約為長夜之歡，既而相攜踏於燈市。時漏盡銅籠，遊人散矣。仰觀皓月滿輪，浮光耀彩。華欣然曰：「見此景而歸絳席，奈明月照人，孰若各事所能，共樂清光之下。」眾曰：「善。」一友能歌，華吹紫玉簫和之，聲入雲表。近居有女玉蘭，陳太常子也。燈筵方散，步月於庭，忽聞玉管鳴鳴，因命侍兒窺之。還曰：「阮三郎會友於彼。」蘭頷之數四，凝睇者久之。因低諷一絕曰：

「夜色沉沉月滿庭，是誰吹徹繞雲聲？嗚嗚只管翻新調，那顧愁人淚眼傾。」

遂怏怏而入。華等曲終各散去，明夜復會於此，如是數夕皆然。

一夕，眾友不至，華獨徘徊星月之下，自覺無聊，乃吹玉簫一曲自娛。未終，忽一雙鬟冉冉而至。華戲謂曰：「何氏子冒露而行？」鬟笑曰：「某陳宅侍兒也。因小姐玩月於庭，聞簫心醉，特遣妾奉逆一面。」華思曰：「彼朱門若海，閨寺守之。倘有不虞，何以自解。」因遜詞謝之。侍兒去，俄頃復至，出一物曰：「如郎見疑，請以斯物為質。」華視之，乃一金鑲指環也。遂約之於指，無暇疑思，心喜若狂，隨與俱往。至三門，月色如畫。見蘭獨倚小軒，衣絳綃衣，幽姿雅態，風韻翩然，雖驚鴻游龍，不足喻也。方欲把臂訴衷，忽聞傳呼聲，蘭即遁去。華狼狽而歸，寢不成寐。因吟一詞曰：

「玉簫一曲無心度，誰知引入桃源路。邂逅曲欄邊，匆忙欲並肩。一時風雨急，忽爾分雙翼。回首洛川人，翻疑化作云。」

遂日徬徨於陳氏之居，而香閣深沉，無媒可達。日為羸疾，寢食皆忘。父母及兄百方問之，皆隱而不露。

有友張遠，華之至交也。聞華病，往視之，因就榻究其病源。華沉吟不答，惟時時以目顧其手，嗚咽不勝。遠因逼視之，惟指約一環而已。遠會其意，因曰：「子有所遇乎？倘可致力，當力圖之。」華支吾不答。苦問不已，華度其可與謀，因長歎曰：「異香空染，賈院牆高；翠羽徒存，洛川雲散。更何言哉！」遠得其曲折，因曰：「彼重門深鎖，握手誠難。幸有此環，容僕試籌之可也。」透袖而出，凝目於陳氏之門，以窺其罅。俄頃，一尼自其門出。跡其蹤視之，乃避塵庵之尼。遠喜曰：「吾計得矣。」遂尾尼至庵，出一白籙於前曰：「有事相煩，倘師能成之，當圖重報。」尼叩其詳，遠曰：「吾友阮郎，鍾情於陳太常之女。彼此相慕，會面無期。聞師素游其門，願得良謀，以圖一晤。」尼始有難色，遠懇之數四，始曰：「俟有便可乘，當相報也。」遂收其環而別。次日，尼清晨至陳太常家。見蘭著杏黃衫子，雲髻半偏，從其母摘玫瑰於庭。見尼至，驚謂曰：「露草未乾，梁燕猶宿，師何來若此早？」尼笑曰：「不辭曉露而至，特有所請耳！」其母問之，曰：「敝庵新鑄大士寶像，翌日告成。願夫人與小姐隨喜一觀，為青蓮生色。」其母曰：「女子差長，身難獨行。」時蘭方抱鬱無聊，正思閒適。聞母不許，顏微拂然。尼再四懇，夫人因許共往。遂延早膳，兼致閒談。尼因耳目四集，終難達情。遂推更衣於小軒僻所，蘭躡其後，因與俱行。尼遂微露指環，蘭觸目心驚，即把玩不已，遂巡淚下，不能自持。因強作笑容，叩其所自。尼曰：「日有一郎，持此鑄佛，幽忱積恨，顧影傷心，默誦許時，遂施此環而去。」蘭復叩其姓名，遂欷歔泣下。尼故驚曰：「小姐對此而悲，共亦有說乎？」蘭羞恹久之，遂含淚言曰：「此情惟師可言，亦惟師可達，但搖搖不能出口耳！」尼強之，曰：「昔者，間窺青瑣，偶遇檀郎。欲尋巫峽之蹤，遂解漢江之佩，脫茲金指，聊作赤繩。蝶夢徒驚，鵲橋未駕。適逢故物，因動新愁耳！」尼曰：「小姐既此關情，何不一圖覲面？」蘭歎曰：「春臺鳳去，楚岫雲迷；一身靜鎖重幃，六翻難生弱體。自非魂夢，安得相逢？」尼見悽慘情真，遂告以所來之故。蘭喜極不能言，惟笑頷其首而已。因出所題《閨怨》，使作回音。

其一曰：

「日永憑欄寄恨多，慇懃香閣竟如何？愁腸已自如針刺，那得閒情繡綺羅！」

其二曰：

「清夜淒淒懶上牀，挑燈欲自寫愁腸。相思未訴魂先斷，一字書成淚萬行。」

其三曰：

「玉漏催殘到枕邊，孤幃此際轉淒然。不知寂寞嫌更永，卻恨更籌有萬千。」

其四曰：

「朝來獨倚綺窗前，試探何時了此緣。每日慇懃問卜，不知擲破幾多錢！」

因更出一環，並前環付尼。臨別曰：「師計固良，第恐老母俱臨，無其隙耳！」尼笑曰：「業已籌之，小姐至庵，但為倦極思睡，某當有計耳。」尼因出別夫人，往復遠信。未行數步，遠已迎前。遂同至阮所，以詩及環付之。華喜不自持，病立愈矣。遠起櫛沐，夜分以肩輿載至尼庵，閉於小軒邃室。次晨，夫人及蘭果聯翩而至。尼延茶畢，遂同游兩廊。卓午，蘭困倦不勝，時欲隱几。尼謂夫人曰：「小姐倦極思寢耳。某室清幽頗甚，能暫憩而歸乎？」夫人許諾。遂送一小室中，更外而加鑰。蘭入其內，果幽雅絕倫。旁設一門，隨手可啟。蘭正注目，華自牀後忽來。蘭驚喜交加，令其躡足。兩情俱洽，遂笑解羅襪。雖戲錦浪之游鱗，醉香叢之迷蝶，亦不足喻也。歡好正濃，而華忽寂然不動。蘭驚起諦視，聲息杳如。遂惶懼不勝，推之牀壁，蹙然而起，遽整雲鬟。母雖訝其神色異常，第以為疾作耳，遂命輿，別尼而歸。輿音未寂，張遠及華之兄至，謂尼曰：「事成否？」尼笑曰：「幸不辱命。」遠問三郎何在，尼指其室曰：「猶作陽臺夢未醒耳！」遂推門共入，喚之數四，近而推之，死矣。各相失色無言。因思久病之軀，故宜致是。遂歸報其父，託言養病於庵而歿。其事遂隱，而人無知者。惟蘭中心鬱結，感慨難伸。凡寤寐之間，無非愁恨。乃續前之四韻。

其一曰：

「行雲一夢斷巫陽，懶向臺前理舊妝。憔悴不勝羞對鏡，為誰梳洗整容光？」

其二曰：

「幾向花間想舊蹤，徘徊花下有誰同？可憐多少相思淚，染得花枝片片紅。」

其三曰：

「一自風波起楚臺，深閨冷落已堪哀。餘煙空自消金鴨，那得芳心化作灰。」

其四曰：

「雲和獨抱不成眠，移向庭前月滿天。別怨一聲雙淚落，可憐點點濕朱弦。」

自此終日慇懃，遂已成娠。其母察其異，因潛叩。蘭度不可隱，盡露其情，且涕泣而言曰：「女負罪之身，死無足惜！所以厚顏苟存者，為斯娠在耳。倘母生之，為阮氏之未亡婦，足矣！」母乃密白於太常。始猶怨甚，終亦無奈。遂請阮老於密室，以斯情達之。阮亦欣然。因託言曾聘於華者，遂迎之以歸。數月而生一子，取名學龍。蘭遂蔬縞終身，目不窺戶。後龍年□六而登第，官至某州牧，蘭因受旌焉。

偽吳有國，中樂橋李實線之女美，司徒李伯昇之子悅之，日倚其門。一尼為定計，誘致之室。李子喜極，一交接即死。尼瘞其屍榻下，而置其所帶大帽於牀頂。未幾屋漏，召匠治之。匠於穴中見帽，遂以告李。李執尼出，驗之，得屍。誅尼，廢其寺。

又《夷堅志》：臨安少年悅某氏婦，日倚其門。見一尼出入，隨之至西湖庵中，施錢千萬。尼訝之，以情告，遂為甘言誘婦至寺。醉臥登榻，則一男子伏焉。婦人倉皇索轎歸。尼入視，其人已卒，蓋喜極暴亡也。事露，尼受徒刑。尼之伎倆，亦可畏矣。避塵庵之尼，幸而免禍，亦陳阮之過於寬乎！

以下私會

狄氏

狄氏者，家故貴，以色名動京師。所嫁亦貴家，明豔絕世。每燈夕，及西池春遊，都城士女讙集，自諸王邸第，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，幣幕車馬相屬。雖歌姝舞姬，皆飾璫翠，佩珠犀，覽鏡顧影，人人自謂傾國。及狄氏至，靚妝卻扇，亭亭獨出，雖平時妒悍自銜者，皆羞服。至相忿詆，輒曰：「若美如狄夫人耶，乃敢凌我！」其名動一時如此。然狄氏資性貞淑，遇族游群飲，澹如也。

有滕生者，因出游，見之駭慕喪魄，歸悒悒不聊，乃訪狄氏所厚善者。或曰：「尼慧澄與之習。」生過尼，厚遺之。日日往，尼愧謝問故，生曰：「極知不可，幸萬分一耳。不然且死。」尼曰：「試言之。」生以狄氏告。尼笑曰：「大難，大難，此豈可動耶！」具道其決不可狀。生曰：「然則有所好乎？」曰：「亦亡有。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。」生大喜曰：「可也。」即索馬馳去。俄懷大珠二囊，示尼曰：「值二萬緡，願以萬緡歸之。」尼曰：「其夫方使北，豈能遽辦如許償耶！」生亟曰：「四五千緡，不則千緡、數百緡皆可。」又曰：「但可動，不願一錢也。」尼乃持詣狄氏。果大喜，玩不已。問須值幾何，尼以萬緡告。狄氏驚曰：「是纔半值耳！然我未能辦，奈何？」尼因屏人曰：「不必錢，此一官欲祝事耳！」狄氏曰：「何事？」曰：「雪失官耳。夫人弟兄夫族，皆可為也。」狄曰：「持去，我徐思之。」尼曰：「彼事急，且投他人，可復得耶？姑留之，明旦來問報。」遂辭去。且以告生，生益厚餉之。尼明日復往，狄氏曰：「我為營之，良易。」尼曰：「事有難言者。二萬緡物付一禿媪，而客主不相問，使彼何以為信？」狄氏曰：「奈何？」尼曰：「夫人以設齋來院中，使彼若邂逅者，可乎？」狄氏頹面搖手曰：「不可。」尼曰：「非有它，但欲言雪官事，使彼無疑耳。果不可，亦不敢強也。」狄氏乃徐曰：「後二日，我亡兄忌日，可往。然立語亟遣之。」尼曰：「固也。」尼歸及門，生已先在，詰之，具道本末。拜之曰：「儀、秦之辯，不加於此矣。」

及期，尼為齋具，而生匿小室中，具酒肴俟之。晡時，狄氏嚴飾而至，屏從者，獨攜一小侍兒。見尼曰：「其人來乎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咀祝畢，尼使童子主侍兒，引狄氏至小室，牽簾見生及飲具，大驚欲避去。生出拜，狄氏答拜。尼曰：「郎君欲以一厄為夫人壽，願勿辭。」生固頎秀，狄氏頗心動，睇而笑曰：「有事第言之。」尼固挽使坐，生持酒勸之。狄氏不能卻，為釀卮，即自持酒酬生。生因徙坐，擁狄氏曰：「為子且死，不意果得子。」擁之即幃中，狄氏亦歡然，恨相得之晚也。比夜散去，猶徘徊顧生，挈其手曰：「非今日，幾虛作一世人。夜當與子會。」自是夜輒開垣門，召生無闕夕。所以奉生者，靡不至，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。

數月，狄氏夫歸。生，小人也。陰計已得狄氏，不能棄重賄。伺其夫與客坐，遣僕入白曰：「某官嘗以珠值二萬緡賣第中，久未得值，且訟於官。」夫愕眙入詰，狄氏語塞，曰：「然。」夫督取還之。生得珠，復遣尼謝狄氏：「我安得此，貸於親戚以動子耳！」狄氏雖恚甚，終不能忘生，夫出，輒召與通。逾年，夫覺，聞之嚴。狄氏以念生病死。

盈盈

盈盈者，天寶中貴人之妾，姿豔一時。會貴者病，同官之子為千牛者，父遣往問，遂為盈盈所私，匿於其室甚久。千牛父索之甚急，明皇聞之，詔大索京師，無所不至，而不見其跡。因問：「近往何處？」其父言：「貴人病，嘗往問之。」詔且索貴人之室。盈盈謂千牛曰：「今勢不能自隱矣，出亦無甚害。」千牛懼得罪。盈盈因謂曰：「第不可言在此。若上問何往，但云：『所見人物如此，所見幣幕屏幃如此，所食物如此，勢不由己。』決無患矣。」既出，明皇大怒，問之，對如盈盈言，上笑而不問。後數日，虢國夫人入內，明皇戲謂曰：「何久藏少年不出耶？」夫人亦大笑而已。

暗合輿竅，遂令虢國頂缸。盈盈可謂巧矣！

以下私婢

王僧彌

王僧彌（珉，字季琰，僧彌其小字。）與嫂婢謝芳姿通，情好甚篤。嫂極撻芳姿過苦，東亭聞而止之（王瑜字元琳，封東亭侯，珉之兄。）。芳姿素善歌，而僧彌好持白團扇。嫂令芳姿歌一曲，當赦之。芳姿歌曰：「白團扇，辛苦且流離，是郎眼所見。」僧彌聞之問曰：「奈何遺卻？」芳姿應聲又歌曰：「團扇復團扇，許持自遮面。憔悴無復理，羞與郎相見。」

觀唐與正事，此嫂雖酷，猶勝於朱道學也。（唐事見「情厄類」。）

阮咸

阮仲容咸，失幸姑家鮮卑婢。及居母喪，姑當遠徙。初云去當留婢，既發，定將去。仲容借客驢，著重服自追之。累騎而返曰：「人之不可失也。」婢即遙集（孚。）之母。

情主人曰：「人性寂而情蔭。情者怒生，不可闕過之物，如何其可私也！特以兩情自喻，不可聞，不可見，亦惟恐人聞，惟恐人見，故謂之私耳。私而終遂也，雷雨之動，滿盈。不遂，而為蟬哀，為蛩怨，為盍旦之求明，為杜宇之啼春。有能終闕人耳目者乎？崔鶯有言：「必也君亂之，君終之。」是乃所謂善補過者。微之薄倖，吾無取焉。我輩人亦自有我輩事，慎勿以須臾之歡，而誤人於沒世也。」

補遺

李節度使姬（補先私後配）

京師宦子張生，因元宵游乾明寺，拾得紅綃帕，裏一香囊，有細書絕句二首云：

「囊裡真真香見竊；絞綃滴淚染成紅。慙慙遺下輕綃意，好與情郎懷袖中。」

「金珠富貴吾家事，常渴佳期乃寂寥。偶用志誠求雅合，良媒未必勝紅綃。」

詩尾書曰：「有情者若得此，欲與妾一面，請來年燈節夕，於相藍後門，車前有雙鴛鴦燈者是也。」生歎賞久之，乃和韻曰：

「自睹佳人遺贈物，書窗終日獨無聊。未能得會真仙面，時賞香囊與絳綃。」

如期，生往候，果見雕輪繡轂，掛鴛鴦燈一盞。但驕衛甚眾，無計可就。乃誦詩於車後。女至寺，令尼約生，次日與之歡合。生問之，女口占一詩云：

「門前畫戟尋常設，堂上犀簪取次看。最是惱人情緒處，鳳凰樓上月華寒。」

吟畢，告曰：「妾乃節度使李公寵姬也。李公老邁，誤妾芳年。」遂與侍婢彩雲隨生逃，隱居姑蘇，偕老焉。

劉道真（補私婢）

劉道真子婦始入門，遣婢度劉。挑之甚苦，婢固不從。劉乃下地叩頭，婢懼而從之。明日語人曰：「手推故是神物，一下而婢服淫。」見《何氏語林》。